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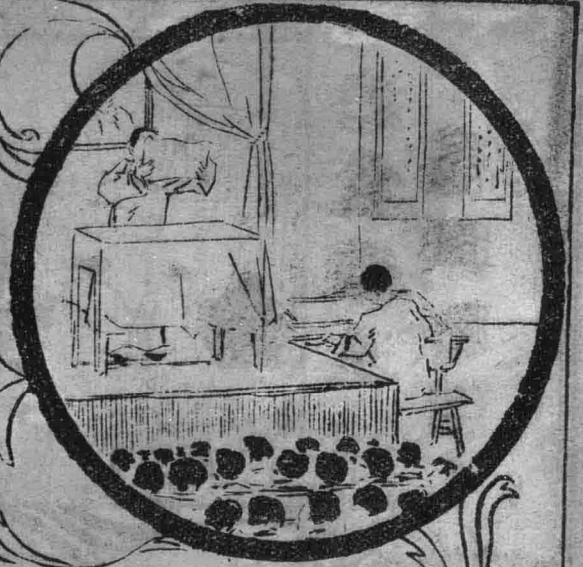
愛克司光錄

江都李涵秋著

卷一



劉海蟾狂吟
新體詩



邵壁虎大罵
舊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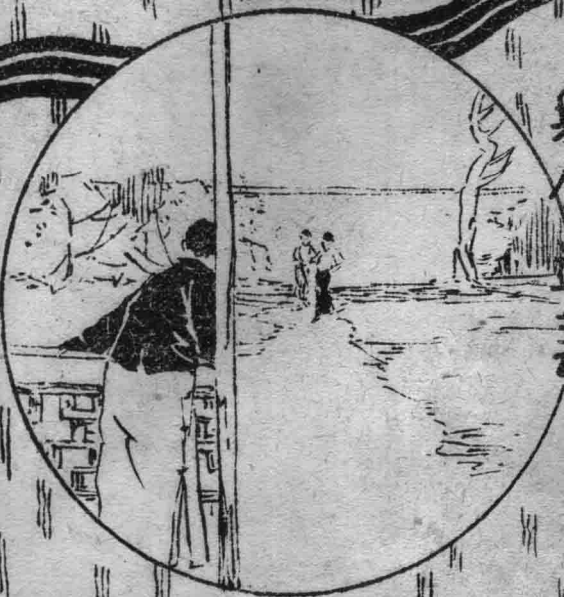
愛克司光錄 第一集

第九回挿圖



酒食徵逐

高興聯盟



釵釧依稀

無心遇美

妻金錢忍

心膏妹



毀盟約

蓄志休妻



67513/17

舊勇不盡
祝先生吃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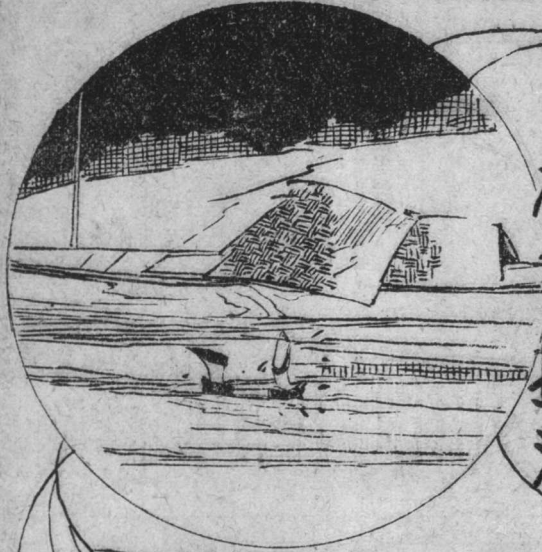


魁勸酒
邵女士賣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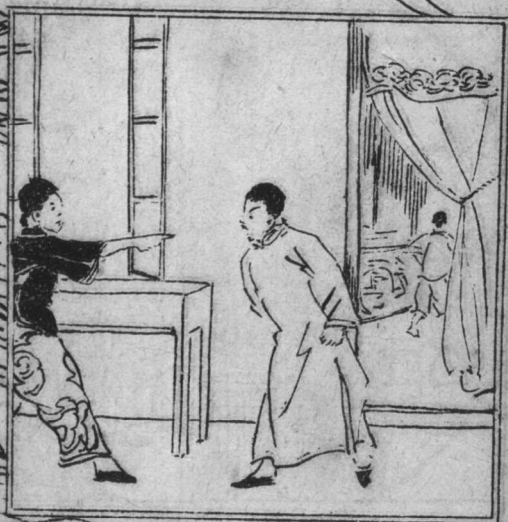


輪官司

村女投河



洩
姪情
美人設局



靈克司光錄 第一集

第十三回插圖



遵遺囑

獨子承家

鬧賭場

義僕護主



姑婦勃谿

家庭多故



男女交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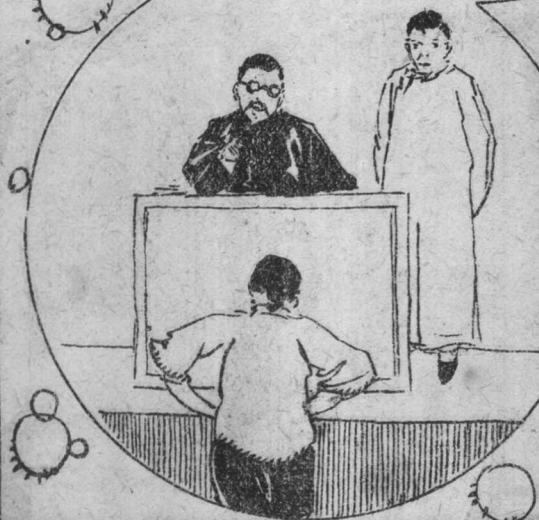
門戶公開



請訟師疑神
見鬼



謁縣長叱罵
噴鶯



愛克司光錄

初集目錄

卷上

第一回 神鬼道消哀哀魯二混

縉紳權重赫赫張三丰

第二回 抵日貨小百姓抄家

起風潮衆商人罷市

第三回 憤時局滬濱駐游踪

逞談鋒酒樓逢大俠

第四回 小盜不起大盜不至

竊鈞者誅竊國者侯

第五回 小說家快談騙局

大善士建設乩壇

第六回 緣外緣醜婦害相思

錯中錯少爺窺浴室

第七回 逞狡謀移花接木

驚奇醜倒樹尋根

第八回 假撮合威壓平民

眞風波羞生中韓

卷下

第九回 劉海蟾狂吟新體詩

邵壁虎大罵舊文學

第二十回

酒家徵逐高興聯盟

歡釧依稀無心遇美

第十一回

愛金錢忍心賣妹

毀盟約蓄志休妻

第十二回

奮勇下書祝先生吃糞

慫勸酒邵女士賣身

第十三回

輪官司村女投河

洩姦情美人設局

第十四回

遵遺囑獨子承家

鬧賭場義僕護主

第十五回

姑婦勃谿家庭多故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第十六回

請訟師疑神見鬼

謁縣長叱燕嘖驚

小肚會

愛克司光錄

初集卷下

江都

李涵秋著

第九回

劉海蟾狂吟新體詩

邵壁虎大罵舊文學

再說我這書中那一位祝鵬文先生自從被張三丰攔回蘇州取消了他的三四十元的月薪僅僅給一碗閒飯給他吃着氣得那個祝鵬文要死不活又因爲子然一身無倚傍少不得忍氣吞聲在張公館裏做一個中等食客除得剪髮沐浴換洗小衣向帳房那裏開支幾百文用度其餘簡直沒有指望可巧近來公館裏忙着喜事張三丰派他照料一切他便盡心竭力終日價忙忙碌碌想討張三丰的歡喜喜期那一天賓客如雲鵬文一眼瞧去覺得都是些有體面的鄉紳還夾雜着許多現任官員祝鵬文心裏不覺動了一動當時也套了一件竹布長衫穿校價的在廳上迎賓接客也是機緣湊巧偏生在那許多座客裏面瞧中了一位青年公子他懷裏出渾身本領殷勤勤的去同人家用旋那位公子初時也不甚瞧得起他後來見他說話很有趣少不得便問了他尊姓大名祝鵬文沒口子的呈報他的履歷不無又裝點了許多說語那位

公子笑道：「失敬失敬，原來是位小說家兄弟。雖則年輕，對於新學上却很有研究。如蒙不棄，得了閒暇，不妨常到舍間暢談暢談……」說着，便望階沿底下喊了一聲：「來呀！登時就跑上四名整齊家人，垂着手聽候分付。那公子撇了撇嘴，意思叫他們在帖匣子裏取一張名片出來交給鵬文。鵬文接到名片，那敢怠慢，必恭必敬站起身子，將那名片貼肉藏着，一直陪過那位公子吃過午飯，然後坐着轎子走了……畢竟這位公子是誰呢？不把他敘述出來以後的事迹如何？會有頭緒。原來當初西門城外有一座極大的磨坊，那磨坊老板人都喊他做劉驪子。本是鄉農出身，爲人却很本分勤儉。父老傳說那劉驪子安放磨確時候在地下曾經挖出八大缸金銀，因此起家發福。劉驪子生了一個孩兒，取名家駒。其時適值髮逆初平，各州縣應考的童生却還不多。劉驪子見他兒子能讀幾本書，便在蘇州冒了籍貫，一考便考到一名秀才。劉驪子死後，家駒便將磨坊關閉，憑着他這秀才身分，常常聯絡本地紳士，到還很有名望。光復之後，有人公舉他做本街董。凡有公益的事，都肯出來辦理。平時同張三丰往來極其親密，仗着張三丰他們權力，一直由街董薦升到育嬰堂經理。六十歲外，膝下還沒有子。」

女他平時供奉着一幅劉海戲金蟾的神像。日日在神像面前禱求子息。可憐他由第三個姬妾生了一個極肥極白孩兒。論那孩兒的臉蛋兒。圓溜溜的。同那畫兒上畫的劉海一般。無二家駒。便替他取了名字。叫做劉海蟾。以示不忘神賜的意思。海蟾長到八九歲上。他父親很希望他能傳家學。外間雖有無數的學校。怕他兒子沾染時髦習氣。決意不肯放他入校求學。特地請了一位老學究在家裏教他讀書認字。四書五經依舊成大本的逼着海蟾背誦。無奈天資魯鈍。一直讀到十八歲。凡是讀過的書。一句總記他不得。勉強做做文字。也是驢頭不對馬嘴。他的那位先生爲着飯碗問題。少不得馬馬狐狐的會見東家的面。味起良心來。跨讀他這位高足如何聰敏。如何秀拔。家駒因爲外事很忙。也沒有功夫去查點他功課。背地裏還抱怨政府裏不該廢了科舉。不然他這位令郎不是世襲的秀才。這且不在話下。說也奇怪。劉海蟾雖然受着他這頑固乃翁的遺傳性質。至於他的見解。却大不以他乃翁爲然。自從解了知識以後。常想脫離這專制家庭。在社會上研究文明交際。他交結的一班朋友。大半是那些青年學子。還有許多教習。也同他着實親密。所以腦筋裏却灌了無數簇新鮮的思潮。

至於滿嘴的新名詞。更是不消說得的了。同他往來的人。也知道他胸無點墨。當面雖是奉承。背後却十分瞧不起他。至於不肯同他疏遠的緣故。却因為他家資富有。平時酒食徵逐。倉猝的挪借通融。頗能叫人感激。雖不敢公然充做座上客。滿的孔北海。却不失爲一個揮金如土的陶朱公。這是別人及不來他的地方。這一天在張三丰那裏無意中會見祝鵬文。愛他面目清秀。談吐安詳。他本是好客的公子。當時遂向他說了一句得暇不妨來過訪。在他原是應酬閒話。誰知祝鵬文却牢牢記着。不曾隔了幾天。便按着那名片上的居址。一路尋訪。到來剛剛走近他公館門首。抬頭一望。不覺吃了一嚇。頓時將脚步縮了縮。原來那兩扇大門上一例用白紙糊得雪白。一張白門燈兒在風口裏吹得晃晃盪盪。(劈空生出奇文)祝鵬文暗想。莫不是尋錯了。前天還瞧見海蟾渾身穿的吉服。這喪事又不似新近發生的單論。那張門燈已經顏色慘淡了。正自狐疑不定。可巧門框子上却帖着一幅牙黃色的箋紙。上面分明寫着「先父身故。至親好友不勞賜弔。劉海蟾鞠躬一祝。」鵬文方才知道是海蟾的住宅。不管好歹。便自闖得進去。右首有一所門房。窗櫺大敞着。裏面却坐着四個人在那裏。義麻雀牌兒。

鵬文忙從懷裏將自家名片掏得出來。高高擎着。欠身問道：「你們大少在家嗎？」請那一位進去。同一聲說：「我特來奉訪。」其時坐在上首的那個老者。戴着銅框眼鏡。斜過臉來。將鵬文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也不曾說甚麼。依舊中風白板。又他們的麻雀。鵬文見這樣勢。派那裏還敢再行開口。轉背着手。站在旁邊。恭恭敬敬的等他們發落。約莫等到他們父子有了四五圈牌。內中有一個年紀輕的。覺得有些不很過意。抬起身子向二門裏望了望。笑着說道：「怎麼這半會子都沒有一個人出來叫誰遞個消息進去呢？」說着又用手向旁邊一個空屋裏指了指。似乎命鵬文向裏而去。坐地。鵬文不敢違拗。便自踱了進去。見屋裏縱縱橫橫的擺了幾張床。鋪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廝。候在桌子旁邊。面前放一張粉牌。用筆在那裏畫了一個魚。又畫一個蝦。見有人進來。早笑着用手在粉牌上一頓亂抹。抹得兩隻手上烏光漆黑。鵬文搭訕着說道：「你畫你畫。還不要緊。我是暫來歇一歇腳的。」那小廝也不理他。徑自跳將下來。鵬文趁勢問道：「我請問你一句。你們這裏老爺是幾時去世的？」那小廝掐着指頭笑道：「差不多要到三七了。你還是想來瞧熱鬧嗎？」我們少爺規矩是不肯請和尚念經的。」鵬文聽他通話。心裏暗暗納罕。

怎麼死了老子才有二十多天兒子便除了孝服了敢是這裏風俗與別處不同正自沈吟着忽聽見二門裏面有個女人抱着孩子一路唱着出來牌桌上便有人向他說道王奶奶來得正好少爺在屋裏幹甚麼呢此刻有位先生要來會他就煩王奶奶替我們進去回一句罷鵬文已從窗眼裏瞧見那女人打扮得油頭粉面扭頭扭頸的笑道好呀你們只顧賭錢兒有客都懶得回去了我也沒有這樣間功夫替你們去當着差好在少爺在園子裏同幾個人比賽足球呢料想也不見得出來會客你們打發那客走罷明天再來也是一樣（此段極形容求見貴人之難）祝鵬文此時已等得力盡筋疲力裏又乾肚腹又餓連一杯茶兒都沒有嘗着只得借着這話搶出來陪笑說道既然少爺這時候沒有閒暇改一天我再來看他罷……他雖然這樣說却沒有人理他鵬文出門之後已是萬家燈火可算白捱了半天依舊沒興回去事有湊巧到了第二天上趙麗符剛自挈着小玉動身鵬文便討了這個差使送他們到火車站當送後重行順道去訪海蟾那些家人見他來得很勤老大有些不很願意有個家人望他笑道先生你是騎着驢子來的麼祝鵬文忙笑答道兄弟是步行並不會騎着驢子那